

巴迪基金会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公民社会探讨项目第一期圆桌会议讨论

(说明：本讨论记录是在会议速记的基础上做的一些整理，并非将速记记录完全整理进来，只是将每个人的不同的观点做了整理，如果您需要会议速记，请发邮件给我，我将发送给你。另外，如果在记录中有任何您不愿意公开的部分，请及时告知！我将在网站上传时删除)

参加者名单：

中国发展简报 Shawn Shieh
中国发展简报 傅涛
中国发展简报 Tom Bennister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杨光
国务院扶贫办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 韩霜
倍能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中心 李宏伟
云南盈江县盈馨社区发展中心 莫婷
陕西定边宇君服务中心 田红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Andrea Patorelli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 何建宇
巴迪基金会澳门总部 Victor Ali
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郭艳明
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Shareen Farhad
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周鹏

第一部分 主题分享：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 何建宇：推进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的理论和政策

- 中国现代的进程推进中引入市场经济，通过供需关系调控资源，把人作为生产资料，哪个地方创造的价值越高，大家就会去往那个领域。资本的流向带动金钱、技术、包括人的流动都使先前家族、社区的自然联系被打破，开始越来越成为一种机械的团结。中国在现代话的进程中，还走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进程中更加强调人的能动性的调动，这种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推动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但是遇到的问题是人被权力支配。
- 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双向运动，一个方面是资本的扩张，同时也带来一个回潮，这个回潮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保护社会本身。从中国的发展进程看，90年代所有快速发展的评估指标都是物质的，但是在90年代末大洪水的爆发让大家开始意识到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出现了接下来的科学发展策略，其实就是五个统筹政策的出现，但是我们现在回顾的话就发现这些政策还是以物质层面为核心的平衡。然后开始强调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过去几年替代GDP指数的是幸福指数的出现，而且幸福指数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政策话语中，从这种政策方案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在整个发展之后的一个总体的反思。
- 用就业人数曲线表来观察中国结构性转变，和谐社会的提法是2/3的人开始在体制外就业的时候，当3/4的人在体制外就业的时候，我们人民团体的体系很难再有效延伸到体制外做工作。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外界自主社会行动的空间实际是不断扩大

的，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跨部门的合作其实是推动变化的过程。当遇到越来越大的社会挑战的时候，需要接纳自主的社会行动。我们在现代化理论里看到人的归属的需求，传统社会交往的圈子被打破之后，就需要重构的过程。物质丰富之后可能是社区的需求，自我需求的需求，新的形式的出现也是响应一个社会需求。

- 另一个是互惠的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如何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 90 年代我们有一个提法是小政府大社会，现在真的我们开始看到社会的回归。回归过来之后，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草根的行动能否成为一个有更大社会影响力的新的社会力量。

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周鹏：

- 用云南盈江县弄璋镇上岗湘村的酸笋案例开分享在基层社区的社会行动中如何推进社区的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从酸笋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妇女在这一小型经济项目的启动和执行过程中如何体现出集体磋商、主动性、勇气、互助的精神品质，同时这一进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妇女是如何学习应用科学知识，如何探索学习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分工、销售等知识。
- 这个促进社区平衡发展的基层项目是从一个双重赋能的教育项目开始启动的，通过这一教育和精神双重赋能的过程，农民参与公共事务与发展的主动性被激发后，后续是她们自己决策自我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会逐渐从简单的服务活动向更为复杂的社区发展项目过渡。诸如目前在这个村庄启动的修路的项目，我们可以充分观察到村民是如何主动决策并参与社区发展的行动。
- 巴迪基金会所有项目的设计都围绕了物质与精神平衡发展这一目标，这两个方面是统一并且具有一体性而不是割裂开来的。另外，这些基层社区的能力建设也是个人和社区双重赋能的过程。目前我们思考两个方面：1) 公民社会领域的工作如何与国家政策结合推动平衡发展？2) 基层草根的社会行动项目如何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力？

第二部分 观点分享

中国发展简报 傅涛：

- 反思了两种制度下不同的对社会发展的支配逻辑以及在基层社区应用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作为社区资源进行发展。另外 NGO 的项目对社区的干预非常多，但是巴迪基金会的项目是让这个社区作为主体，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发展，外界为他们提供发展和技术的支持引导。这个项目不仅带来物质的发展，而且也给社区民众带来精神支持，实际上是给社区的这些居民，社区的主体提供思想上的支持，使他们的项目更具有持续性。这个主体性很重要，也是公益组织背后的行政逻辑。
- 问题： 国家服务的公共部门的界定是什么？巴迪基金会进入社区之后，作为服务者你们到底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怎么在社区做工作的？在农村开展的小型经济项目之后，是如何与城市的需求对接的？巴迪基金会是如何影响政府政策的？在政府接受能力建设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这个概念？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Andrea Pastorelli (发言为英文)

- 迅速的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够带来幸福，这一物质和精神统一的概念慢慢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体现出一个很大的行动和思想，就是超越了 GDP

的概念。目前很多经济的学者认为 GDP 的指标不仅仅包含一个经济指标，同时也包括环境、医疗以及人权方面等方面的因素。这是物质和精神方面发展的体现，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思考不仅仅用经济指标衡量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考虑其他方面的诸多因素，明年中国的 GDP 发展或许不是 7%，或许是-5%，美国或许是-25%。在全球思想策略方面越来越流行一个主题，那就是发展不仅仅包含经济层面思想的变化，但是也需要我们思考背后的思想价值观是什么。

中国发展简报 Shawn Shieh

- 我们不能完全将物质和精神发展区分，应该分不同发展的阶段，现代化阶段和后现代化阶段是不是有不同的精神满足。另外，中国是一个很多元话的国家，不同地区的发展很不一样，我们是否要考虑不同的地域对发展定义的想法应该是不同的。

巴迪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Shareen Farhad

- 巴迪基金会对精神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的理解是物质和精神是分不开的发展，如果我们真的要给精神发展做一个定义，他其实应该和物质发展很不一样，也可能会有很多困惑，我们是希望发展的更为全面。

中国发展简报 傅涛

- 巴迪的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项目，文化背景是有差异的，但是在项目中又有一些共同点，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不是很现实。另外，这个项目的持续性非常长，第三这个项目的特点不是很大，从一个个体到小组的建立、成长到影响一个社区。但是现在一个 NGO 支持的一些机构，不会想巴迪一样支持你成长。从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平衡发展看，是一个自我造血的过程，对小组的扶持到慢慢自我成长，自我发展。因此我相信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应该可得到平衡发展。因此如何影响政策是巴迪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 何建宇

- 政府是自上而下的体制，从政府认识来讲，他需要认识到他自主空间的东西，认识到他的规划，接纳多样性。比如以前没有空间实践，现在的空间越来越多。我欣赏巴迪的是更多在思考，我怎么能够找到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一个发起者，是一个能力的资源，然后他对人力资源进行能力建设，这一点对于政府来讲也许是有帮助的。

陕西省定边县宇君社区服务中心 田红燕

- 讲述了自己在当地县城报考社工考试的经历。

中国发展简报 Shawn Shieh

- 如何改变政府思想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但是需要很长的过程，其实政府要多参加这些 NGO 这些项目，比如说用美国做一个例子，在美国很多政府官员从开始就参加这些 NGO 的活动，甚至政府也是在参与 NGO 的工作，所以他们很认可这些 NGO 的工作，

在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和 NGO 的价值观可以说有很大的交叉，在中国我想就是官方的思想非常强，他们的思想是一种现代化的思想，他们觉得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技术来发展中国。那 NGO 的思想，NGO 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物质发展这个模式是无效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 韩霜

- 我发现巴迪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能力”侧重于理念和自我能动性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来说是很更重要，因为你有自己的理念，你愿意发展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才可以自主去思考，然后才想我适合做什么？我怎么样做好这个事情，这是在我们对贫困人口培训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 培训中心目前的工作有四个针对高中毕业生的教育，引导这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到职业学校，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今年脱贫明年可能又返贫了，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发展的理念。他们不会自我发现，虽然掌握了一个技术，但是依赖性还是很强。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制定一些计划，根据这些计划，每个省每年要开展多少次的职业培训，多少次中短期培训，具体的培训都是由每个省甚至扶贫县自己去做。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培训内容和体系，也没有具体的培训理念、教材和大纲，目前我们的领导以及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倍能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培训中心 李宏伟

- 刚才谈到了怎么和政府政策的一些结合，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现在不同的机构中心的案例，这个现在他们已经通过他们的努力和国家政策那边有一些改变。在分享这个案例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际上，中国之外在能力建设方面大的趋势。现在除中国之外包括东南亚包括欧洲、美国，那边的机构在能力建设方面，已经是由关注个体机构的成长，更多是朝向机构之间的联合，这种互相的分享学习这样的趋势在发展，所以国外比较多是机构之间的探讨、学习。
- 倍能我们主要是做四大类的服务，第一类是针对我们个体机构分盈利组织管理能力的培训；第二个是在组织发展一定阶段有的一个能力的评估；第三个我们去推动服务的发展建立服务网络；第四类我们会为这个服务网络培养人才。
-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93年的时候田慧萍老师一个人，他儿子是有自闭症，因为当时中国很少有自闭症的孩子有康复机构。但是从去年开始中残联那边已经出台了自闭症康复机构的管理标准，这个标准制定中倍能给予一些指导。一开始我们去提高个人的能力，支持他成为一个机构，到这个机构带动了和他在相同服务领域一批结构形成一个学习网络，那么又由这个学习网络当中的一些机构，在当地形成了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学习网络，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得化，政府是很重要的。同时和政府的人去探讨，如何去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去建立服务标准还是行业标准，包括行业从业人员人才的发展。因为这些年自闭症行业发展比较快，也有教师行业的认证。
- 我个人的观察，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我们不同地区机构的，社区发展类似于这样的初步的调查，看一看有这样的机构在做我们这样的事情。在资源限制和宏观战略需求上，

可能不会一家一家支持，是一个面上的宽泛的机构。怎么样在你们地区有多少机构在？这些机构怎么互相之间有一些联系？然后政府扩大范围支持。

第三部分 反思

艺龙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解维冰

- 我有一个小建议，我觉得首先这个活动非常好，范围也是易于大家彼此沟通。我觉得是不是让基层项目的人的案例分享更细一些？现在看起来巴迪最大的特性是如何鼓励社区的人，自发寻找他们的优势资源，怎么团结起来，然后怎么样去双重平衡发展。我真的是想听到他们自己是进入巴迪组织，他们给我一个信息过来，我内心是怎么发生变化的，我们利用什么办法或者什么样的形势，找到我们本地区优势的东西。其实这些可能是作为一个分享会，最有意思的部分。我觉得对于社区自己人来讲，他们很多经济条件，物质条件，他们处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作为这样的居民他们怎么从内心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他们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发展简报 傅涛

- 除了分享创新性的或者是说社区发展这些以外，实际上还有反思过程中他的项目，包括我们 NGO 组织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很有意思的一些案例，案例有的问题能够分享的话，我觉得也是促进怎么样去做实操。比如咨询导向、项目目标怎么样改变，机构自身也在消耗，社区发展也在做，类似这些我们面临实操过程当中不好，或者是失败的案例，或者是值得总结的，我觉得这些可以加进来。
- 做沙龙目标群体很重要，现在定位在公益社会组织，但是公益社会组织形态很多，然后议题也很多。从具体做服务、倡导什么，他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这个沙龙是面对不同组织的开展，要面向公共性，大家要找到和他工作相结合的地方，这点需要注意。因为简报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体会的，我们有时候有很好的稿子，但是因为它专业性太强对这样的平台不需要，那样读者吸引力会减少，所以我们要考虑这种平衡，要考虑一下兼顾的问题。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杨光

- 我觉得咱们这种沙龙活动小组讨论，因为人少大家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希望在今后这种类似沙龙活动，希望议题稍微具体一点，目标针对性稍微强一点，我想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像我们专门搞培训的，或者专门搞服务的，或者倡导的，或者是按照组织的类别，如果是这种大家一起来讨论这种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点。因为今天我来之前我也看咱们这个题目了，感到咱们这个题目很大很深。物质跟精神，主观、客观讲这些感觉很深，但是确实想过来听一下。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具体的机构，办具体的事情，大家经验也很多。也希望听到不同的机构具体的案例，可能对我们也有帮助。